

闽海古韵

## 元宵乐陶陶

■倪怡方

按照老一辈的说法,过年是要过完元宵节才算真正正的圆满。这就像一篇文章,总是要画上个完整的句号,心里才踏实。

记得儿时的元宵节前几日,家里便开始忙活起来。我最爱帮着大人们搓“元宵丸”——闽南人叫“上元圆”。其实说是“搓”,倒不如说是“滚”更贴切些。糯米粉是早就备下的,细白如雪。元宵丸的馅则是将花生末、芝麻、白糖拌了猪油,搓成一个一个小指头肚大的馅心,浸过水,便开始放簸箕里和着糯米粉揉。这揉法有讲究,不能蛮力,要顺着劲儿,簸箕左右晃动,那馅心便像滚雪球似的,渐渐裹上一层又一层粉衣,变得圆润起来。看着它们在粉堆里骨碌碌地转,觉得十分有趣。家里奶奶、妈妈的手艺好,搓出的丸子圆溜溜的,看着就那么喜人。

到了元宵夜,天刚擦黑,我便急急忙忙吃完晚饭,把碗筷一放,胡乱擦了把嘴,就往外跑。那些年,有时候是和南安石井来的表弟,有时候是和中学里几个要好的同学一起携手作伴,我们往往从中山路出发,一路向北。

中山路两旁的骑楼下,早已挂满了花灯。有传统的莲花灯,花瓣层层叠叠,点上烛火,晶莹剔透,像浮在水面上一股;有走马灯,上面画着人物故事,灯一转,那些人物便活了起来,你追我赶的;还有各种动物造型的灯,兔子、公鸡、鲤鱼,看得人眼花缭乱。更多的是孩子们提着灯笼,在人群中跑来跑去,那灯光一晃一晃的,像极了天上闪烁的星星,很是喜庆。

我们且走且看,不知不觉就到了开元寺。东西两座高高的石塔,在夜色中巍然耸立,塔身上每层都亮着彩灯,远远望去,像是串串发光的珠子从天而降。寺内寺外,人声鼎沸,卖糖葫芦的、捏面人的、猜灯谜的,人群一层又一层,热闹非凡。怕被人挤丢了,我们都是手牵着手,挤得手心都出了汗。



心海微澜

## 冬日的橙子

■张族浩

闽南的冬日,总是姗姗来迟。晚上,我下班回家路上,在归途的转角,一片暖融融的亮色,猛地撞进了眼里,是一个路边的水果摊,正在叫卖着满车的赣南脐橙。

那橙红的一团暖色,像是寒天冻地间一颗不肯屈服的火种。我怔在了那里,脚步自己停了下来,忍不住走进去买了一大袋。然后,它们毫不讲理地,撞开了我记忆深处那扇温暖的门。

赣南,是乡下外婆的家乡。小时候,春节期间前往外婆家拜年,那间光线幽暗的堂屋,空气里永远浮动着火柴烟、腊肉香,还有这无处不在的橙子清气。外婆坐在那蒸汽氤氲的灶台前忙碌,灶膛里跃动着火光,看到我们亲人远道而来,外婆欣喜地转过身来,用系在腰间的花布围裙,擦着那双湿漉漉的手,脸上绽开那种能融化冰雪的、皴皴的笑容。

堂屋那张暗红色的八仙桌上,陆续摆满了香气扑鼻的丰盛菜肴,还有一盘赣南本地特产的脐橙。外婆就坐在一旁的小竹凳上,身子微微佝偻着,笑眯眯地看着我狼吞虎咽。我吃得肚皮滚圆,满嘴是油,只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快活、最富足的时刻。

饭后,外婆帮我剥开一颗赣南脐橙,取一瓣放入我口中,齿尖轻轻一合,丰沛的汁液便霎时涌出,充盈了每一个味蕾。那滋味是富有层次的:初时是鲜明的、活泼的甜,带着阳光晒透的果肉特有的醇厚;紧接着,一丝清浅、爽利的微酸便蜿蜒而出,这甜与酸的交替、融合,宛若一曲和谐乐章,在舌尖上悠悠地奏响。

走出开元寺,我们往威远楼方向去。威远楼雄踞在北门街口,平日里显得有些威严,今夜却被各色彩灯装扮得流光溢彩。楼前空地上,有人舞狮,锣鼓敲得震天响,围观的人群里三层外三层,挤得是水泄不通。再往前,是工人文化宫,那里有许多绑在树干上的绳子,上面挂满了五颜六色的纸条,我们几个总是挤进去,仰着头看那些写在彩纸上的谜面,绞尽脑汁地想。猜中了,得一块水果糖,就会迫不及待地得了糖块,把糖块放入口中咀嚼,欢喜半天。

最后到了文庙。文庙的广场挺大,花灯也多。记得有一年,这里摆了一组大型的“陈三五娘”灯,五娘在灯下赏灯,陈三骑马经过,两人目光相遇,那神情,真像是梨园戏里唱的那样。小时候听老一辈人讲,《陈三五娘》的故事,就是泉州河市人陈三护送兄嫂去广南任职,元宵节在潮州城赏灯遇见黄五娘,两人一见钟情。那时候想,原来这满街的花灯,居然还藏着这样的浪漫。于是再看那些提着灯笼、并肩而行的年轻男女,便觉得这节日里,除了热闹,又多了一层说不清的韵味。

那些年的元宵夜,还有各路人马的踩街表演:有大鼓吹、南音、拍胸舞、火鼎公婆、创狮、舞龙、提线木偶、掌中木偶、武术表演、归侨的印尼歌舞等各种阵头,伴随着乐曲声、鞭炮声和冲天的焰火,真可谓“火树银花不夜天”。

如今想起来,那时的元宵节,便是在这一路的行走与观看中度过的。脚走得酸了,心中的喜悦却是满满的。

今年春节期间古城中山路又有文艺踩街,重现宋朝古港“梯航万国”的景象。我虽未目睹,但可以想见那一定是极热闹的。如今的泉州,成了世界遗产城市,又是“美食之都”,八方来客,都涌到这里来过年。我这老泉州人,听着这些消息,心里自然是无比欢喜和自豪的。虽然年纪大了,不爱往人堆里挤了,但想着那满城灯火,那南音、那梨园戏的曲调,还会像从前一样,飘荡在中山路的骑楼下,飘荡在开元寺的塔影边,心里便一阵阵暖融融的。

元宵节一过,这年才算真正过完了。只是那灯火,那吃了元宵丸的甜,那一路的笑语,还会在心里面珍藏着,一直到来年。

情思缱绻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

除夕,窗外爆竹声声,年味氤氲。我握着手机,一段跨越十载的旧时光缓缓浮现,如一杯温茶,醇香动人。

离开江苏张家港,转眼已是十年。我握着手机,本以为异乡奔波的岁月会随风消散,却没想到,当年一位普通“客户”,仍与我保持着淡如水、韧如丝的情谊。

那时我是一家地板保养公司的保洁员。在江南富庶的张家港,我们这些外来打工者,常被轻视相待,心底藏着挥之不去的自卑,人与人之间像隔了一层薄冰,不敢抬头,不敢流露真心。

直到遇见陶老师。她住在新桥镇,是顾山镇中学的老师。家中没有奢华陈设,最动人的是一间宽敞书房。阳光透过窗棂,洒在整齐的书架上,满屋书香,瞬间抚平了我的局促不安。

陶老师待人温和真诚,如清水芙蓉,天然质朴。她敏锐地注意到我流连在书架上的目光,轻声问道:“张先生,你也爱读书吧?”

我一怔,许久才点头。读书是我漂泊岁月里唯一的慰藉,却也因身份卑微,从不轻易示人。“爱读书是好事。”陶老师语气温暖,随即主动提出:“我借书给你读。”

我受宠若惊,担心自己居无定所,不便归还。她却笑着说:“借书本就是让你好好阅读,何谈归还?”

一面之缘,她毫无保留,将心爱的文学名著交到我这个素昧平生的保洁员手中。那些书带着她的温度,如一束光,刺破我灰暗的打工岁月,照亮了心底荒芜的梦想角落。我们互加微信,不承想,这成了跨越山海岁月的纽带。

■张正旭

后来我离开张家港,辗转奔波,为生活劳碌,写作的念头一度被尘土掩埋,连曾向《意林》《故事会》投稿的经历,都渐渐模糊。

直到某天,陶老师发来消息,附上几篇文章链接——竟是我的文字,登在杂志上。原来,我默默写下的心事,一直有人默默关注;我心底的热爱,早已在世间留下浅浅痕迹。

去年,我在《西安日报》发表散文,写下与陶老师的故事,记下她赠书的善意,与异乡寒夜里那束不灭的光,铭记这份跨越身份与境遇的善意。

除夕之夜,我与陶老师互道祝福,话语简单,却胜过千言万语。十年相隔,问候依旧温暖如初。

刘亮程说:“故乡不是一块土地,而是一段时光,一种情怀。”于我而言,张家港不只是一段打工岁月,更是文学之路的起点。陶老师,便是那段时光里最珍贵的光。

她在我最早微黯淡的日子里,点亮一盏灯,种下一颗热爱文学的种子,让它生根发芽,从未凋零。

十年弹指一挥间,从保洁员到执笔写作的作者,一路风雨坎坷,我始终记得那间洒满阳光的书房,那些带着温度的书籍,那份毫无保留的信任。

“投我以木桃,报之以琼瑶。”陶老师的一份善意,我用文字铭记,用余生践行。

在这万家灯火的除夕,一纸春信,遥寄相思。十年风雨,幸有书香为伴,幸有良人相扶。未来,我将继续以笔为马,不负韶华,不负当年那间书房里,春暖花开的遇见与照亮。

愿这份十年情谊,如老酒愈醇,如流水绵长;愿陶老师桃李满天下,春晖遍四方。

人生况味

陪伴我近20年的北京现代途胜手波BUS709,终究还是到了“告别”的时刻。原本设想,等它彻底走不动,就让孙子拖着它在小区玩耍,把浪漫延续下去。可现实残酷,年年年检都要破费,保险、停车、油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,如今去一趟罗湖,来回滴滴费用竟和开车成本相差无几。

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,我打开久未上锁的车门,坐进熟悉的驾驶座,连好蓝牙,播放一首黄家驹的歌。收好车内的现金,卸下从国外带回的小铃铛,揣好证件,轻声与这位老伙计道别。一个多小时后,代办报废的朋友赶来,微信直接转账4300元。有朋友调侃:这价钱,刚好能买一头种猪。

我这才惊觉,车里还留着一支附庸风雅的五星球杆,还有保佑我近20年平安的关公雕像,没能提前取出,心中满是遗憾。车子即将被粉碎,可那些附着在它身上的记忆,却永远鲜活。

2007年买车时,工行给报社员工优惠贷款政策,却需要房贷抵押。彼时我已从南山日报到晶报,推荐我买车的同事谢泽君,二话不说拿出自己的房贷帮我办理。车身上被刮出无数划痕,我都毫不在意,唯独觉得,最该刻在上面的,是“谢泽君”三个字。如今世态,称兄道弟者众多,这般掏心掏肺的情义,尤为珍贵。所以车子报废一事,我全听他的安排。

当年深圳车牌公开抽号,我本想碰运气抽US911,吃饭错过号段,最终选了709,牌号BUS709,被同事们笑称“巴士709”。

我1998年考的驾照,因多年没开车,驾照过期重考。刚上手时车技极差,一次在华侨城,误碰雨刮器却不知如何关闭,前后四驱突然疯狂摇摆,像在跟路人打招呼,这段糗事一度成了报社笑料。老同事傅文忠至今还调侃:当年见你开这辆车,都觉得车技配不上车。

微博盛行时,我清晨去湖山锻炼,车胎破了,千斤顶还被锁死。想求助微博,竟接连拒绝了两位热心人。直到在湖边再次遇到一位赤膊男子,拗不过他的坚持,才答应帮忙。不久他开车带着工具赶来,还带着儿子,在小雨中帮我换好了轮胎。

后来报社同事将此事写成报道登报,竟得知这位热心人是身价百万的客家老板,平日总带着儿子行善。我们也没有刻意深交,他觉得只是举手之劳,我也不愿因身份刻意靠近。而我的“巴士709”,也因此登上了报社头版。

2007至2009年,不少文坛、媒体界大咖都坐过我的车,高群书、慕容雪村、黄海波、路金波、杨锦麟等,都在车内留言簿留下墨迹。乡贤郭培明老师却被这辆“狠”折腾“折腾”过一次,我刚吹嘘完自己手波车技,水箱就突然故障,挂不上挡停在路中。郭老师、民警都帮忙推车,成了一段哭笑不得的插曲。

近20年,我始终偏爱手波车,即便总也配合不好挡位,烧过离合,坏过波箱,依旧不愿换自动挡,觉得多一个离合,就多一份安心。有关公像保佑,车子从未出过重大事故,我也毫发无伤。

唯一一次疑似碰瓷,是2009年从福建回深圳,在汕尾倒车时,一女子称被碾压脚,对方一伙人要求私了,最终赔了3000元。同行人说,这是我从家里“偷”走祭祖神篮,对神灵不敬的小报应,我坦然接受。

这辆当初17万元的普通小车,陪我走过近20年风风雨雨,所有磕磕绊绊都酿成了温暖故事。它像一面镜子,照见人间情义与善良,也见证我安于本心、简单知足的人生态度。如今它虽已成废铁,却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,从未远去。

车子换了一头猪

■卓越兄



福满春集 李荣鑫/摄

狮情画意

## 遇见渡槽

■钟一芳

人生第一次近距离邂逅渡槽,眼前的福林渡槽,如一条静卧的长龙,横亘在田野与村庄之间,默默守望岁月变迁。这是泉州市现存唯一的空中渡槽,渡槽也叫过水桥,20世纪70年代始建,专为农业灌溉输水而造,成就了“人在桥下走,水在天流”的独特奇观。渡槽所在的天福村,原称檀林村,因弘一法师曾于村中福林寺闭关修持,故名福林,为这片土地平添了几分人文底蕴。

历经50余载风雨洗礼,福林渡槽依旧完好挺立,全长850米,槽身距地最高处达13.5米,站在槽下仰

望,其巍峨雄壮的身姿直撼人心。1.63米的我立于其旁,更显自身渺小,唯有满心的敬畏与赞叹。指尖轻触渡槽青苔斑驳的石缝,时光仿佛逆流,耳畔似有潺潺流水声穿过岁月,又似听见当年建设者的劳动号子与夯土声响,在田野间久久回荡。那时无机机械轰鸣,巨大条石全靠人力抬运、手工砌筑,这座渡槽,凝聚着无数劳动者的心血、智慧与汗水,是那个年代里乡村农业的“生命线”,撑起了一方土地的耕耘与希望。

时代更迭,科技进步,先进的灌溉设备与技术早已替代了渡槽的实用功能,而它却从未褪去光芒。如

今的福林渡槽,如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,默然伫立在乡野间,成为乡村一道独树一帜的风景线,更化作时光长河里的生命之桥,见证着福林村的日新月异,镌刻着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。它早已不仅是一座水利建筑,更是一段峥嵘岁月的载体、一种实干拼搏精神的象征,深深融入福林村的肌理,成为一辈辈乡人心中永恒的骄傲与念想。

触摸着渡槽历经沧桑却依旧硬朗的石身,我仿佛触到那个火红年代的体温,感受到那些平凡劳动者滚烫的脉搏,这份质朴的力量,终将

心灵驿站

## 一个篮球的故事

■范颜芳

能培养抗挫折能力,因为在篮球比赛中胜负无常,需要大家具备顽强的毅力和抗压能力,学会从失败中吸取教训,保持积极心态,这样才能打好球,这才是打篮球的真正意义。你们大学生在课余时间,一定要多打篮球,多锻炼,篮球运动不仅是一项有趣的体育活动,更是促进身心健康、培养综合素质的有效途径。这一番话引来了阵阵掌声!

我饶有兴趣地走到了先生面前。他看到我,问道:“你也喜欢篮球吗?”“我非常喜欢!”“你是哪个单位的?”丁先生又问。“我是财经媒体的。”我答道。“原来是媒体朋友啊,非常欢迎你们的到来啊!我给你签个名吧!”工作人员快速递上一个篮球给了丁先生,签名后,丁先生高兴地

把球递给我:“球已签好,送给你,作个纪念吧!”我接过签好名的篮球,既意外又激动,朝他点了点头:“谢谢,非常感谢您的赠球。”

丁先生兴致未减,又对我说:“打篮球是团队运动,既能增强团队协作意识,还能培养团队精神和集体荣誉感,同时,队员之间的紧密配合、相互沟通和信任也非常重要。今天赠送

这个篮球给你,希望媒体朋友,也发挥团队精神,多报道一些正能量的好新闻;当然,也要多锻炼,多打篮球,有了好身体,才有精力写好文章”。

我抱着这个特殊的篮球,心里美滋滋的。

接着,我们又兴致勃勃地到王军霞、万维生两位名人的跟前。他们和大学生们围在一起,聊得正欢,大家脸上洋溢着兴奋的笑容。看到我们走过来,他们都热情地向我们招手:“来呀,一起坐坐!”聊得正开心时,有几个大学生看到我手中的篮球,兴奋地说:“我们很早就去排队了,不仅收获了著名企业家签名的篮球,还拿到王军霞老师的签名照和万维生老师签名的邮票作品集!简直太开心了!”随后,我们也惊喜地获得这两位名人所赠的礼物。

三个物件,虽然普通,却也珍贵。言语间,丁世忠先生朝我们走了过来,他春风满面、神采奕奕。当我提出能不能和他合个影时,丁先生爽快地答应了。相机快门闪动,我和丁先生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,也把此行的美好记忆永留心间。